

常书欣 著
《余罪》作者

黑锅②

我和罪犯玩命的日子

跟随本书中的热血刑警,在每一个改编自真实案件的故事背后,
感受最残酷的警匪交锋和人性挣扎。

黑锅²

我和罪犯玩命的日子

跟随本书中的热血刑警，在每一个改编自真实案件的故事背后，
感受最残酷的警匪交锋和人性挣扎。

常书欣 著
《余罪》作者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锅. 2 / 常书欣著. — 南京 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6.12

ISBN 978-7-214-20064-8

I . ①黑… II . ①常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12559 号

书 名 黑 锅 . 2

著 者 常书欣

出版统筹 陈欣

责任编辑 张一申

选题策划 紫焰传媒

特约编辑 朱若愚

封面设计 七慕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9.5

字 数 277 千
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20064-8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第一章 惊魂一线 /1

胡丽君急步一跨，要去援救。不料一愣神之下，铐着的三人同时发难，一个伸腿一绊，胡丽君猝不及防被绊倒了。三人乍见生机，呼啦一下子虎扑过来，把胡丽君压到了身下。跟着几双手，死死压住了胡丽君胳膊，目的只有一个——枪！

“砰砰砰”连续几声绝望的枪声，胡丽君挣扎无望的时候，打光了枪里的子弹，即便枪被夺了，也成了空枪！

第二章 迷魂奇案 /65

“不是，本来没想，可你刚才一放那案发现场的场景，我就想起来了，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让人不知不觉呢？甚至于让受害人有了知觉也说不清楚呢？我就想到一个，不过那个……不能说来着，这个……”简凡颠三倒四地推拒，吞吞吐吐好像不好意思说一般。

第三章 简凡的冷静与冲动 /123

看着那女人被卡得几乎要窒息，杨红杏紧张地上前使劲地拽着简凡，却怎么也拽不动，心慌地喊着胡丽君上来。胡丽君急了，过来啪啪甩了简凡几个耳光，直打得他愣神了一下。隋鑫、郭元两个人一个卡脖子，一个抱腰，杨红杏拽着衣服，三个人使劲拉开了简凡。香香终于挣脱出来，颓然而坐，惊恐之下，两眼失神，却是连哭都忘了。

第四章 九鼎的危机 /182

乱象不仅于此，场子上早已没有了平时来回巡逻的保安，快走近厅门的时候，大厅里已经看不到穿着红旗袍的服务员，代替她们的是一群穿着大裤衩的、踏着人字拖的、身着大褂子和干脆光膀子的。一干老爷们儿聚着抽烟的，就着瓶子喝啤酒的，坐在台阶上打扑克的，抽着、喝着、玩着，回头一擤鼻涕，跟着就是呸呸吐痰。

这哪里还是休闲酒店，简直要成骡马大店了，简凡心里暗笑着。

第五章 商战进行时 /245

“快了，简凡说有，就一定会有。我想九鼎被围攻的时候，这个混蛋肯定也是坐在车里看笑话，今天我也来个坐山观虎斗……”蒋九鼎脸露畅意，看样子简凡确实把这个人心底的复仇心态撩拨到极致了。

小何讷讷无语了，见过许多商家之间不择手段的尔虞我诈，你争我夺，以这次最为甚之。只是那个一脸阳光的男孩简凡，莫非也在这件事扮演了一个什么不光彩的角色？

第一章 惊魂一线

利嘴挑大案

从走进三和火锅城的那一刻起，胡丽君隐隐地感觉到身边已经是换了一个人。

如果再准确点描述，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三流大学生一下子换成了走南闯北的老江湖。先前那一招只是想转移这个小子过于放大的恐惧，不过这种效果也让她觉得有点瞠目结舌。

在此已经等候多时的嫌疑人正是主犯之一范晋阳，带着开物流公司的胖东。一进屋便抱拳握手，胡丽君介绍着，范晋阳和胖东迎上来。简凡此时恰如大主顾上门一般，架子端得十足，简简单单寒暄了几句便分开落座。

此时再看真人和照片还是有差距的，范晋阳比照片要年轻不少，看样子是春风得意，架着无框眼镜，看着谁都一脸奸笑，生怕别人忽略他的奸诈一般，那游离的目光瞬间让简凡想到了同宿舍的老三黄天野，看女生的时候就这么一副德性。而胖东一笑就是两个下巴，腮帮子马上能肿一半，本身人就长得不怎么样，这么白痴一笑，配着胡茬未净的脸，

倒像个没剃光毛的猪头。

这两人实在不怎么可怕，反而有点可笑，三句话过来，两人又是客气之至，得，从小惯于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简凡，没几句便和俩货称兄道弟，套上近乎了。

胖东客气地举着大杯让酒：“来来，兄弟，我们和双成大哥是老相好了，他的兄弟就是我们的兄弟。”

“是不是？俄大哥可说咧，你俩鬼得很，让俄俩小心应付。”简凡不卑不亢，应对得体，特别是一口陕西话说得字正腔圆。将“我”字发音成“俄”字，音重拗口，那绝对是装不出来的。这本事胡丽君早领教过了，乌龙县离陕境不远，简凡自小就会了。

范晋阳和胖东听得此等评价，倒觉得是表扬似的，丝毫不以为忤。那做东的范晋阳反而乐呵呵地笑着说道：“哈哈！玩笑了，双成大哥就是老开这玩笑，上次来呀，也和老弟你一样相貌堂堂啊，带了个小女的可漂亮了，还说回去娶了当婆娘呢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简凡蓦地笑了，笑得如同当年和同室的费胖子、黄老三斗心机一般，不经意地说道，“俄大哥身边的女娃就没有见过重样的，上次是带着三娃来的呀？要有女的也是在你们当地找的，肯定不是俄嫂，俄嫂长得比胖东哥还粗啊！”

胖东一听这话，和范晋阳对视了一眼，未曾想是这么个回答，两人仰着头大笑。

简凡也在笑，胡丽君也在笑，心里暗暗佩服这句话答得巧，如果是试探的话，就即便是杨双成上一次真带了个姑娘来的，这样的回答也说得过去。在道上这等试探也属正常，比如明明知道某人不喝酒，就故意问：哟，上次和他喝了两瓶，丫的你兄弟真能喝；比如知道你手下谁谁被抓了，就故意问：您手下那哥们怎么昨个儿我还见着了，他在那干啥呢？此间的奥妙只有同道之间的人才能省得，外行三句话过来就露馅了。

类似这种问题往往是防不胜防，一句话答错了，没准就永远搭不上这条线了。

亏是这次警方准备的资料充分，这个以家族为模式贩卖假钞的团伙

刚被抓不久，消息还没有泄露出来。看来这边的两人是一无所知，几句话没试出什么问题来，倒真和简凡称兄道弟瞎扯上了。让胡丽君惊讶的是，简凡哪里还像个需要女人鼓励的小子，简直就是一个混迹多年的老江湖，山南海北的见闻夹杂着浓重的口音，偶尔还来句黄段子，说得范晋阳和胖东直乐呵，特别是说到女人，简凡更是促狭般地绘声绘色……三个男人相视哈哈大笑，都听得口水差点流下来。扮作简凡媳妇的胡丽君故作嗔怒，骂了两句。引得简凡又是一阵好哄。

酒过半瓶，胡丽君暗暗注意到胖东和范晋阳使着眼色，跟着胖东的手摸索着进了口袋。胡丽君心里暗道了句——这第一关，算是过了。此时再看简凡，以酒当茶不经意地轻啜着，好像根本不在意身边的事，从进门也根本没有提起生意的事，就像来吃喝玩乐一般。待到胖东把纸币攥到手里，依然是不动声色，好像是货有千样、凭我舍取一般。

这是陆队长教的，这才是大户应该有的气质，不过在胡丽君看来，简凡学得比教得要好多倍。理论和实践还是有差别的，而简凡好像不懂理论，但实践却要强很多。

说话间，胖东觑着脸，笑呵呵地把四五张纸币推到简凡面前了。胡丽君没吭声，好像在等着简凡说话，胖东看看简凡揶揄地笑着，这就进正题了：“小兄弟呀，不瞒你说，雷子这段时间抓得紧，南边的货也不太好走啊！手里存货就这么几样了，广东版的有十几墩，福建版还有二十几墩，您要是非要电版的，那东西还真不好弄。”

一眼望过去，胖东的脸喝得早像钞票一般红通通，肥肉颤着，像一个老掌柜在极力说服客户选自己的货样一般。

简凡两指捻着七八张纸币，摸了摸，呵呵笑了。笑了半晌却是把那几张纸币一扔，触着额头仿佛见到了很可笑的事一般。范晋阳和胖东都莫名其妙，连胡丽君也有点诧异，轻轻碰碰简凡的脚，怕简凡失态。

笑了半晌，简凡才抬起头，看着胖东笑道：“胖哥，俄大哥说数你鬼，看来没错啊，七张里头，有两张是一年前的货，俄用过；有三张福建佬的货，那货早断速了，你要真有，算你能；还有一张央行的，咋着，老哥准备弄点真钞当假的卖？哈哈……”

下午那临阵磨枪看来有用，简凡认识了几种钞票的源地和版本。

几句话揭了底，这胖东有点脸上挂不住了，讪讪地笑道：“弄错了、弄错了，这天天弄这玩意，有时候连自己也分不清真假了。”

这是最鲜明的一个试金石，说出几张假币的出处，基本就是自己人了，外围听着录音的陆队长好歹长舒了一口气，一个新人、一个女人出这任务本来就够揪心，而且吃吃喝喝差不多半个小时了才开口，实在是等得心焦。

饭店里，胡丽君一脸得瑟，再看范晋阳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，不置可否。胖东却是悻悻然地收起了那几张假币。不知道两人还要有什么鬼花招，收起来之后各抿着酒，却没有下文了。胡丽君暗暗踩了下简凡的脚，发着信号，一对眼神，心有默契，这是要反客为主了。

就见得简凡大马金刀地坐着，一手随意地擎着大杯，笑着道：“两位哥哥，水深水浅看完咧，是不是该听听兄弟俄说两句？”

“您说……”

“快过年啦，一年能有几个这样的好光景？俄们那地儿可全靠这时节出货呢。俄跟俄媳妇这次来呀，就准备多弄点回去，毕竟是俄大哥的老主顾了，有安全道谁也不想趟新路不是？二位手里要是没啥好东西，就当俄代俄大哥来看看两位，明儿登门拜访一下，回头我们俩到南边趟趟路，老靠着别人找食也不是回事呀！”简凡淡淡地说道。

这话也是陆队长根据类似假钞案例设计出来的。但凡有一个固定客户，越是走黑路，越是讲信誉，双方彼此依托的关系纽带越紧，这是基于安全考虑的，等闲谁也不愿意扔了老客户再找新搭档。说这话呢，就是逼着对方表态，摸对方的底牌。

这话多多少少引起了两个对手的关注，范晋阳不经意地看了胖东一眼，胖东脸上的肉颤着，那范晋阳笑着，好像在斟酌着什么词。这个细微的动作被简凡看在眼里，他心里隐隐地觉得哪里有什么不对。不过来不及考虑，范晋阳跟着随意从手里抽出一叠纸币，塑料包着的，两种面值，一百和二十，都扔到桌上，笑着说了句：“那就老规矩，一百的三三，二十都是新货，五五给你，这东西要放陕南，我估计一时半会没

人发现得了，你要不怕撑着，这次能大赚一笔。”

“我们怕饿着，还怕你撑着……范哥你有多少？”简凡捻出了纸币，心里暗自惊讶，下午只见过大面额的，二十面额的，这版本却是没有见过。

“你准备要多少吧？”

“连俄哥、连俄的家当，凑个百十来万没问题，你们要愿意，俄准备连锅端咧，不过这个价格么……有点高。”

“喂，小兄弟，我们和你哥可都是这个价啊。你是诚心要货还是逗我们兄弟玩呢？”

那胖子瞪着眼，话里不客气了，拍着桌子叫嚣。

“哈哈……俄哥是俄哥，俄是俄，俄哥一次最多一封，那能比么？”简凡说着，仿佛生气的样子，拍拍桌子，把那几张纸币“砰”的往桌上一扔，倒把桌上心思各异的三人都吓了一跳，就听简凡道：“你别跟我吹胡子瞪眼啊，这油墨味重，细闻一下就能闻得出来；盲文条里的凸凹不强，有眼的人认不得，可瞎子摸得出来；纸倒是够脆，可太脆了，装口袋几次就软了，比福建版的就强一点点……俄跟你俩明说啊，俄凭啥叫四眼金刚咧，不是因为俄近视，而是因为俄看这玩意，就没有走过眼。你这货，一样给俄下七个点，爱卖不卖，离了你张屠户，我们还吃带毛猪咋地？”

简凡侃侃而谈，像一个奸商一般在讨价还价，一听这价格，范晋阳脸被气得有点扭曲，而那胖东却像在极力压抑怒火一般。胡丽君就紧张了，只是教着简凡和对方讨价还价，谁知道简凡这个时候说话这么不客气，挑了一堆毛病要硬往下压价，生怕这生意不黄似的，就差说这是一堆垃圾，老子不要了。

外围的是毫无办法了，即便是谈崩了也不能出面。胡丽君紧张之下，轻轻地碰碰简凡的胳膊肘，却不料简凡像宽心似的，不经意地动手握住了胡丽君的手。那只手，很稳定，像是鼓励，像是安慰，也像是随意地牵牵手。胡丽君一瞥之下，看到了简凡眼里闪烁着促狭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。

两个对手看了许久，这范晋阳才难为着说了句：“兄弟，加点，都不容易，我们也是要用钱，要不是快年关了，这么大交易我们都不敢接。”

“对对，咱们老主顾，您这样压得我们没法干了，不也影响兄弟您的生意不是？咱们细水长流。”胖东虎了一阵脸，又变脸了，倒了杯酒，又是让酒又是拱手，生怕简凡见怪似的。

胡丽君一下子也傻眼了，这两货不知怎么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敢情成小辈了，现在倒是简凡一副倨傲的态度，根本不把两人当回事了。

胡丽君前思后想没想明白这其中的关窍，不过看这架势，主动权确实已经易主了，一个桌子上，都在看简凡的脸色。

“好吧，给我压六个点，三封，一百面额的两封、二十的一封。你想啥时候要钱都成，两个小时之内我能准备好。”

“别别，三个，二零挂一百，五二挂二十。”

“不行，太贵，俄们也不好出，出这东西经常被雷子挑咧，俄们的风险要比你们大得多。”

“兄弟，让让，四个点！”

“不行，五个！”

“四个、四个，就当照顾老哥俩了，我们送你一部分样货。”

“啧啧，你看你们说这话，弄得俄怪不好意思的。”

三个人贼头贼脑说着黑话，基本就是说着真假钞的兑换比例，最后以四十九块兑面额一百的，二十八块兑面额二十的比例成交。

越大额的假钞越便宜，而面额越小的越贵这是常识，三个人讨价还价足足讨论了十几分钟，硬是被压了四个百分点，而且还答应多送十墩百元面额，简凡这才算罢了。这个奸商的德性被简凡演绎得形象十足，连胡丽君看着也直想笑，要论这搞价的本事，刑警队怕是挑不出第二个人了。

这场交易，进行得坎坷，不过最终看来是无比顺利。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，双方约定好了：时间凌晨一点，地点另行通知。

约定一完，局就马上散了。双方各自分手，一方是准备假钱，另一方呢，就是准备真钱去了。

鱼钓上来了，这个饵用得简直是恰到好处。都知道简凡摸钱很利索，谁也没想到这个小警察居然还是个讨价还价的好手，煞有介事地把交易金额压了四个百分点，这么一来，根本就不用怀疑范晋阳和胖东要交易的可能性了。

经侦大队的封闭式主会议室里，来自特警、刑警、经警和大案队的十人小组聚在这里，把路上监控截获的录像和饭店的录音播放了一遍。传音像资料的陆队长比划着介绍道：“一封代表着一令纸，根据陕南警方抓获的嫌疑人介绍，一封面额是整一百万，长、宽、高相当于这么大的包装箱。也就是说，交易的时候肯定要来车，应该还要有两到三个人甚至更多，两个主要嫌疑人已经处于我们追踪之下，手机、住所以及车辆可能去的地方，都会有第一时间信息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考虑到嫌疑人胖东和范晋阳的前科，不排除他们有私藏武器的可能，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内应和外围如何紧密衔接，保证我们两名内线的安全。”

来自特警支队的接着话头道：“根据陕南警方提供的情况，他们选择的地方一般都是城郊结合部，甚至有一次已经驶出了市区才开始交易。这样的话，战线过长，如果消息不及时的话，我们就无法保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。”

“大案队呢？你们有什么想法。”

“按原定方案，以交易的两名内线为核心，大案队紧随两名保持两到三公里的外围接应，保证交易钱款和两名内线的安全，防止这伙人黑吃黑。不过，一名是女队员，一名是一大队的内勤，有点势单力薄，而且交易地点现在没有确定下来，我们无法设伏，又担心他们耍花招，我们建议，先行将范晋阳和胖东拘审。”

“这样吧，大家考虑一下。”主持会议的还是一位副局长，沉吟了片刻说道，“嫌疑人已经浮出水面了，抓捕很容易，但是这种假币案件，如果没有人赃俱获的话，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，将来定罪量刑有困难，而且有可能把这个案子煮成一锅夹生饭。我建议，仍然按原方案进行，让两名内线继续交易。万一我们动作过大惊动了嫌疑人，再抓那就困难了。”

“我同意！”

“我同意！”

“同意！”

领导的意见就代表着组织的意见，纷纷表态。最后一位是历经过罪案现场的陆队长，脸上有点难色，这点难色来自于秦高峰的嘱咐和胡丽君的汇报，知道那位内勤实在够呛，即便是卖嘴皮子卖得不错，上正场肯定困难。不过此时再看在座的领导，嚅嗫了半天才说了句：“同意。”

休会的几分钟里，陆队长一直心神不宁，想了半天才下决心给队里拨了电话，拨到了大案队值班室，简短地布置了一句：“钱款马上送到金广捷酒店 1202 房间，多配两支枪！”

诱将何曾难

一大皮箱钱款和武器送达金广捷酒店的时候，胡丽君带着简凡已经回到了这里，一路上多绕了几个弯，确定身后没有跟踪这才放心地回到了下榻的酒店。办这事双方都应该有一种默契，我不摸你的底，你也别管我的路，交易完了一拍两散，这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章法，双方都是出于安全考虑。

接到了队里送达的武器、钱款和新的指示，是让她带着简凡继续交易，以防嫌疑人产生警觉，胡丽君顿时觉得有点棘手。接头时自己的举动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，那只是为了能够转移简凡对恐惧的注意力，而且看样子效果不错，但这事现在想起来非常别扭，两人见面不过几个小时，再面对的时候真有点难堪。

不过这事暂且顾不上了，胡丽君现在担心的是，被激发出来的勇气，不知道能否持续到几个小时后交易结束。难不成，再用这办法激他一下？

不行，肯定不行，同样的办法只能用一次，对于已经熟悉过的事，再来一次效果怕是要大打折扣，何况自己也再提不起那样做的勇气了。

她提着一大箱钱款进了房间。简凡却是正盘腿坐在床上看着作为样

版留下的假钞傻乐着。胡丽君细细端详了他一眼，虽然刻意地往老相化妆，简凡看着依然是清清秀秀。

胡丽君放下东西，扔掉外套，坐到床上检查着武器。她刚把枪拿出来看了一眼，不经意抬眼的时候，却发现简凡正盯着自己。此时心里多多少少有点鬼的胡丽君悻悻然白了简凡一眼：“看我干什么？”

胡丽君的眼睛非常好看，不过妆太浓，具体啥样还真看不清楚。简凡想到这儿，一伸手：“我看枪呢，谁看你呢？给我！”

胡丽君一想心里乐了，还正怕简凡反感呢，正好顺水推舟，顺手就把手里的枪扔到简凡的床上。

胡丽君还当简凡是看看而已，却不料拿枪在手的简凡蹭蹭几下把一把老五四式拆成了零件，吧唧着嘴感叹了句：“咦？你们就没擦枪吧？这么脏，几年没开过了？都是老毛病啊，枪身没有保养好，时间长了会生锈的。”说着就动上手了。

胡丽君看简凡拿着面巾纸，擦着枪身，还卷着纸芯蹭着枪膛，动作很仔细，接着好像又嫌纸不够用似的，干脆又找了块干毛巾擦上了。

胡丽君看得诧异不已，问了句：“简凡，看你擦枪像个老手了，怎么玩过？”

“当然玩过了。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”简凡又蹭蹭开始装枪了，神情非常拽。

“什么？神枪手不成？”胡丽君诧异简凡的动作确实像个老把式。

“嘿嘿……我是队里专管给别人擦枪的。”简凡说了句。

这句倒把胡丽君逗笑了，简凡说着手却不停，早已经装好了枪，上好弹匣，枪归套里。这个斜肩式武装带倒也好看，挂到身上之后枪正好插到腋下，穿上衣服基本看不出异样来。简凡饶有兴致地把武装带挂进脖子，乐得屁颠屁颠做了几个快速出枪的动作，做完了看着胡丽君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喂，这种武装带怎么光你们大案队有，我们为什么没有？队里那帮外勤，天天把枪揣裤里，这么重，裤子要系不紧，准掉裆里。”

胡丽君咬着嘴唇笑着，看着简凡做秀一般，解释了句：“大案队出外

勤比较多，跨区办案也多，这是为了方便出勤。你们大队现在是责任片区的，外放任务没那么多，所以就没有配这种武装带，喜欢么？这条送给你了。”

“哎，好……”简凡乐了，看着武装带质地不错，兴冲冲地拿在手里把玩。

“一会儿系上武装带、挎上枪，和我一起去把这伙小子抓回来，怎么样？”胡丽君冷不丁问了句。

简凡闻得此言，身子激灵了一下，麻利地卸下了武装带，扔到了床上，瞪着眼，一脸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喂喂！有完没完，刚才还说没事了，现在又要让我去呀？你们大案队没人是不是？”

看来，胆子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，懦夫并没有因为一吻就成了英雄。

“哼！不去拉倒，谁也没逼你去怎么的。”胡丽君也开始给简凡脸色看了，大大方方收起了枪，看着简凡有点悻悻然的脸色，好像在故意扯开话题一般，“好了，你休息一会儿。我就奇怪啊，没想到你陕西话说这么地道啊？你在那儿待过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差不多，我老家枫林镇出一百多里就进陕西镜内了，村里娶回来的陕南婆娘不少，打小就听她们骂街吵架，早学会了；我家饭店就开在路边，一年到头哪里人都见得到，咱周边这几个省的方言，我都能听懂，说个差不离。要不人家上门了，咱拿什么套近乎啊？”简凡想当然地说了句，这倒不足为怪，连胡丽君也想到这一层了。

看简凡笑了，胡丽君眼睛游离着想到了一茬，跟着脸拉下来了，故意道：“喂，简凡，其实你可不是个好队员啊，刚刚接头不按方案设计，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，连队长都训了我一顿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压价呀！你把人家吓跑了我可前功尽弃了啊。”胡丽君不无埋怨地说道。不过事实却是队长对这几句临场发挥非常满意。

“不会！”简凡胸有成竹道，“一看你就没做过生意，老话说这嫌货的，才是买货的。咱们越挑毛病，越摆着一副可要可不要的态度，他

们才能越相信咱们就是来买货的。你看咱们一说趟路他们态度就变了，咱们一压价，他们就说好话，我估计这家伙里头利润不小，要是实打实买，再下十个点都没多大问题。哎，胡姐，我表现得真那么差？”

简凡看得胡丽君不满意似的，有点怪怪地问道。

“嗯，一般一般，勉强过关。”胡丽君整理着东西，顺手把简凡手里的假钞样本也收起来，看这架势，是准备要分道扬镳了。不过听到简凡的解释，识得其中关窍之后，却是暗暗佩服，自己这讨价还价的心机，还真不如这小子。

简凡看着先前还热情似火的胡姐霎时冷若冰霜，这被人轻视的感觉还真不那么好。想了想，他想出一茬补救来，嚅嗫地说了句：“胡姐，我……我发现了个新情况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真的，是关于本案的。”

“那说说看。”

“我觉得你们把主要嫌疑人定错了，应该不是那个看似奸诈的范晋阳。”

“你是说胖东？不可能吧？”胡丽君狐疑地说了句，眼前浮现出那个看似白痴的偌大的脑袋，和精明的范晋阳一比，实在是优劣太过明显。

“你看啊，我给你说几个细节，第一次胖子先使眼色，然后盘问底细就停止了，这胖子装得跟白痴一样拿着真钞考咱们；第二次他使眼色，这范晋阳才把真正的电版假钞扔出来让我看；第三次，他们觉得价格凑合适中、一锤定音的那时候，还是胖东收的尾。我觉得胖东是头，这范晋阳根本就一马仔的料。你别小看胖子啊，这长相最有迷惑性，我就有一发小，长相可诚实了，可相比之下，比谁都奸诈。”

简凡努力回忆着见面的场景，掰着指头，煞有介事地说出了心里的疑问。

“啧啧……听你这么一说，倒有点道理啊。你等等，我把这情况给队长汇报一下。”

胡丽君想了想，倒真觉得疑窦重重，这才一骨碌起身，摸着上衣口

袋里的手机给陆队长汇报上了。

汇报完了一转身，回头却看着简凡正不无得意地看着自己，八成是那种受到重视的感觉挺好吧。就着这由头，简凡又是神秘兮兮地说上了：

“胡姐，你们下一步怎么办？”

说你们怎么办？当然和我简凡没关了。

胡丽君摆了副爱理不理的架势，说了句：“有原定方案，你操什么心？再说没你的事了。”

原定方案就是两种。第一种，嫌疑人黑吃黑，抢了交易款，不过那是徒劳，这笔钱款有三个定位，钱到哪里我们就能追到哪里；第二种，正常交易，以真易假，人赃俱获。当然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

“胡姐，我觉得这方案压根就是扯蛋。方案是死的，任务是活的，计划很难覆盖到所有变化，谁敢肯定就这两种可能？”简凡提着意见，仿佛要努力证明自己技高一筹一般。

“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”胡丽君侧着头，一脸玩味地问。

“我没什么好办法，但我想不止这么简单。”

“说理由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简凡的得意之情更甚了几分，又是一副指点江山的态度说道，“我觉得你小看了这对货色，特别是那胖子，这家伙贼眼溜溜转了不少圈。我想还有第三种可能。原因有二：第一，你要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他们百分之百的相信，那不可能，肯定会绕很大的弯，没有那么简单上来就给你东西，卖土豆的都知道大的放上头，小的压下面，你敢保证他们不留一手？第二，你要说他们纯粹不相信咱们，也不对，按照你们估计，这段时间陕南打击得严，他们没有大批量出货，纯粹打劫咱们我觉得也不可能。你注意到了没有，胖东这人很有生意头脑，四年前出狱后就一直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长途物流，而且据你们查实，经营情况良好，没有查到什么违法违规的行为。他在跟咱们说话的时候说到细水长流你还记得不？从长远考虑的话，打劫咱们等于永远断了他以后通往陕西的财路，而且还可能招致报复，这种傻事他不会干吧？”

“这就是你说的第三种可能？”胡丽君若有所思地问。